



今年4月，枣庄市文联举办的“长河文韵一线牵”枣庄市作家采风创作活动，首站来到济宁市，作家们参观了南阳古镇、山阳古槐、太白楼、济宁市文化中心、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公园等人文景观，现场听取专家讲解，并与文艺界、新闻界人士座谈，以作家独特视角创作文学作品，展现和助力大运河文化的保护、传承、利用和发展。

本期《文化周末》刊出其中部分作品，一起分享作家们采风大运河济宁段的见闻与感悟。

2023年4月，南阳古镇拨开面纱，在声息之间，与我绵长的岁月，悄然晤面。

那扇时光之门打开，我看见泡水河将父亲乘坐的船带入南四湖……船舱的大米换回的谷物、湖产，撑起了我家的薄愁日月。微山湖一直到南阳湖及南阳古镇小岛上，被我的幼年望眼欲穿。

泡水河的大名叫运河，从词到物，突破着少年初始认知的边界，跨过了我的大半生。在村东的泡水河边，在鱼虾喂养的日子里，在父亲的旧物上，以及文字图片里，运河水以救命之恩流淌在身体中、记忆里。而北部的南阳湖同毗连的陆地和水域，像珠光飞溅，荧光闪烁。

远看南阳古镇，形似琵琶，又似一艘狭长的大船，静卧在清凉柔软的湖水上。千百年来汇集的声色，以天籁之音伏在光影之间，在茫茫水域，无声回响。

浩渺水波环绕的南阳古镇，被运河玉带束住腰身，古旧房舍像宽松衣服上编织的图案。这浮沉的身躯上，隐匿繁华与落寞的春秋，两千多年。

今天重新言说，像要擦拭隐埋的躯体，追溯成长与变迁。怀揣对京杭大运河祖先式的缅怀，一起融入冥想之中。穿镇而过的运河，给南阳镇积淀了丰厚航运史，像一位得道升仙的老者，在声名远播里，与人瞻望交集。而同属于运河古道，与之齐名的扬州、镇江、夏镇古镇都早已城市化了，唯独南阳镇，仍以原生态势和不变的市镇格局，以及运河文化，矗立成活的运河博物馆，并以孤本的人文记忆，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里。

古中国的漕运，隐没在南阳古镇的声息里，沧桑演变，绵延出新。

南阳镇战国成陆地，衍生为镇，元朝建南阳闸，明朝开凿漕运新渠，兴起码头。明清两朝，可见“渔船，酒船，商船，米面船往来相接，帆樯林立如街市”。京杭大运河，背负生存与繁衍，寻寻觅觅，一路走来此安营扎寨，又独自穿过这片陆地岛

来汶上县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公园之前，来不及查资料，略感遗憾。但也是有益的，我像个孩子，充满新鲜感，带着和以往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感觉来感受。

正是草木芬芳时，目光所及，一片葱郁。分水龙王庙前，植有两棵古老的楸树，粗壮挺直，满树繁花，微风吹来，粉色楸花飘落一地。

堤坝之上，两只水兽相对而伏，双目圆睁。下台阶，走进古河道，这段古老的运河，宽约百米，早已干涸。青草铺满河床，蒲公英奋力开着黄色的花儿。

数不清的花喜鹊在此觅食嬉戏，一会儿三两只，一会儿成群飞来。顺着河堤往前走，边走边抚摸堤上那些青石条和满是岁月感的青砖。眼中所见，一石一砖一世界，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。

当地一位七十岁老人做导游，他黑红脸膛，讲济宁话，听着亲切。他讲得自然，讲得自豪，讲得栩栩如生、楚楚动人。老人一路说的是白英和宋礼的故事：明朝永乐年间，礼部尚书宋礼来济宁疏通大运河，花费无数心血无果。一天，宋礼梦见一只白色的鹰，于是循梦找到白英。这个叫



屿，逶迤着向京城而去。

如今，小岛屿物产丰富，水域充盈，水面蜿蜒着长龙似的货运拖队。南来北往的船只，依赖水运的命脉，续接着时代的繁荣。当年，据此而生的渔民遭遇黄河决口，劫难而生；古镇因京杭大运河穿过，河道被取直，以及沟通南北的优越性，让南阳古镇成为码头重镇。天南地北的客商，在这个“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”“风雨同行，和合而居”。

空气湿润，和风舒畅，沁人心魂。时光浮沉与生机交织，生息与味道古老幽深。这岛，泥土浸在水里，自水中隆起，河水穿过泥土，彼此缠绕融合。自然形态，生生不息。

行船之上，眺望南阳水面，似睡似醒，泛着波光的脸温良谦恭；走上岸，遍地青石板路，稳重而沉实。岛上缓行、伫立，远处水天相融，小渔村散落四处，簇拥的湖草如深色发髻，船声在河里回荡。近前灰砖青石房舍端庄古朴，古旧遗迹氤氲了时光厚度。我仿佛走进了时间的缝隙，导游女子带着地域声色，一字一句复原往事与朝代细节，无数碎片连接着运河的斑驳云影。

当年商贾船只，走迢迢遥遥之途，为官差，为国运，为生途，千万里奔赴，在此停靠。店铺、酒楼、客栈向人敞开门扉，人们在此补充给养，转换



大运之河

布衣治运河

绪飞

白英的人很神奇，他一跺脚，地上就涌出了清清的泉水……

1363年，恰逢元朝末年，汶上县颜珠村一户人家降生一个男孩，名唤白英。小白英生来喜水，整日央着大人带他去河边玩耍。他喜欢奔流不息的滔滔河水，数着运河上的点点白帆，着迷于运河的四季……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大人：河水从哪儿来？要流到哪里去？河水为什么一直在流呢？它累不累呀？……他的疑问无穷多，身边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他。

1368年，明朝洪武年间，黄河决堤，淤沙填满运河临清至济宁段，河上再没有白帆飘过。南来北往的船只搁浅，百姓肩挑手提各种货物，一程程运送能达到通行的阶段。

白英长成了少年，曾经充沛的河水渐渐干涸，繁华的运河成了回忆，乡亲们饱受劳苦，戍边的战士急需粮草，运河却不能通航，白英看着心急如焚。他站在荒草丛生的河边百思不得其解，尝试去书中寻觅答案。有一天他偶然读到《水经注》，便如获至宝，昼夜苦读。

“汶水出县西南流，又言自入茌茌谷，夹路连山百数里，水隍多行石涧中……”读到这里，他双眼放光，心中似有了答案。

读书种田之余，他的足迹遍及方圆百里。哪里有河，有泉，有湖泊，哪片土地高，哪块地方低洼，都了如指掌。白英日思索，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幅水路图，一条条、一片片，全部连接在了一起。它们流动着，交织着……。每次想到这幅水路图，他就莫名兴奋。这图神奇极了，会在岁月中自己生长，在他脑海里愈加丰满起来。

永乐九年，也就是1403年，“永乐中，尚书宋礼寻胜国通故道，英献计，导百余泉入汶……”此时，朝廷命尚书宋礼来济宁治理运河，疏浚后却未能如愿。宋礼微服私访，遍寻民间治水高人，听说白英后，上门诚恳求教。一介布衣白英被宋礼打动，两人促膝长谈，白英将治河之策和盘托出。宋礼听后大喜，直呼运河有救了。



南荷北槐

隐没在南阳古镇里的声息

房子

货物，积蓄力量，赶往京城及各地……从初萌到鼎盛到衰亡及至现代营运，时光长途奔波，多舛命运已成为人类航运经验的涅槃重生之地。

土地庙、清真寺、忠孝牌坊，康熙、乾隆皇帝下榻处，书院街、御宴房及石门门楣上康熙帝手书的“南阳镇”……给人溯时光而上的线索与阶梯。闸、闸官厅、河桥驿署与管河厅，明清的监运税收、专管防务、守备等，可以想见元朝运河纵穿南阳泗河的情景……沿着遗存之物进入时光隧道，感受光阴与文化破陈藩篱，在时光雾纱的对面，流转着无尽的唱词与画像。聆听与触摸，沉迷与陶醉，一点点在心中孵化着新的内涵与生机。

领略南阳古镇，在于“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”的古老法则，在于采菱摘藕、鱼鹰捕鱼之生存之道，在于人与自然相生相克产生的生存智慧。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环境的认知，无论是创造劳作工具，还是发明各种捕鱼方式，皆是因势利导，让借此而生的人，成为一个大家庭——为免除水患开凿新河，商人无偿资助面粉，无偿捐赠修河工具，人人守望相助，同舟共济，共渡难关，和合民风盛行，且绵延至今。

遥想当年，一万两千艘渡船竞相穿梭于古镇运河。当地人经营的酒楼、客栈，山西人经营的粮行，当铺，以及杂货店、绸布店，密布林立，穿满族服装的人走来走去。百业兴起，鼎盛繁华。康熙下江南，看到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融洽相处，亲如家人，欣然题写了名垂历史的“和合居”。

一缕天地之间凝结的气息，萦绕在南阳古镇。人在无限宽度与长度的斑驳长河里，沉浸、审视、认知，冲破了时间的隔阂，拓展了认知疆域。水运的光芒与史诗勾连，在流淌的血脉里，滋养着吐故纳新的情怀。

扶运河桥栏杆，河壁以青石直立，水声清透，杂草和鱼群，静动相宜。人的灵魂像要沉入这古镇运河的深处，跟随一滴水在悠长的梦境中，缓缓流淌。运河水走过漫长的人世，正如孔子说“逝者如斯”，老子说“上善若水”，具有“生命之水”的运河，自然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天道亦是人道，道法自然。这最高之境的哲学之思的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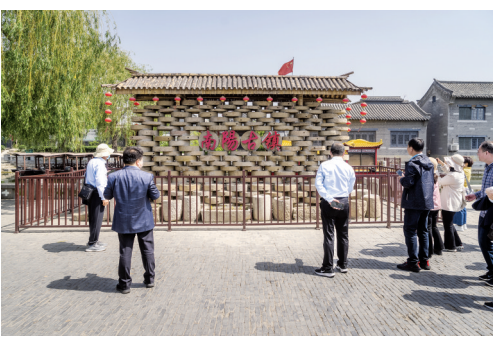
悟，通透睿智了人间。

一条运河蜿蜒了无法尽述的年代与时光，南阳镇参与无尽繁荣的京杭大运河的过往与今生，也参与着它的未来。孤帆远去，桨声灯影里来来往往的人，沉寂在了河水里。而运河水带着命运密码，在光阴里，独自缓流。

南阳古镇像一粒种子，繁衍生息了以运河为印记的生命域场。它像一盏灯火落在我少年记忆里，落在我出生的微山湖西岸村落里，落在父亲讲述的换粮与捕鱼的故事里。

时光互通有无，变幻成水运之梦，在我经过湖坝与桥面，隔窗张望南阳镇时，它像一轮落在水里的圆月，被虚幻冥思打捞起来，变成一种声息塑形的美丽画面。

（房子，枣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，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班学员，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200余万字。）



季再引湖水入运。

少雨的季节，南旺河段水量明显减少，船只运行滞涩艰难，人们又开始发愁了。

白英苦苦思索，自同运河打上了交道，他的思路就没有停止过。汶河水已经引入，还有众多山泉可导来补给，地上可见的泉水易寻，难觅的是地下之泉。白英带河工走遍了济宁，指着山脚下一片片茂盛的草地说：“挖吧！”河工几锹下去，银亮的泉水汩汩涌出，众人直呼：“太神了！”水神之名流传开来。

白英心里明白，哪有什么神啊，这都是自幼以来察天象、观地势、趟河水，无数考究与尝试的结果。

白英带着大伙挖出了几百眼地下之泉，条条泉水导入了运河。汛期导泉入柜，旱季引出甘霖。

若能登高俯瞰，足见被水浸润的济宁之地，河流、湖泊、清泉，一道道，一片片，水气弥漫，草木植被青翠欲滴。因为无处不在的水，济宁宛如一位水灵曼妙的女子。

至此，大运河会通河段已经被治理得渐趋完美。引汶水、建分水石拔、置水闸、修水柜、挖山泉，这些天才的治水创想全部汇于此处，保证了运河会通河段畅流六百年。

民国初年，美国水利专家方维目睹南旺枢纽工程，无比敬佩地说：“此种工程，当十四、十五世纪工程学胚胎时代，必视为绝大事业，彼古人之综其事，主其谋，而遂如许完善结果者，今我后人见之，焉得不敬而目祟也！”

白英治水，殚精竭虑，常年日夜操劳，年过半百已现苍老。治河九年后，随宋礼去朝廷领赏，行至德州暴病而亡，年仅五十六岁。皇帝封白英为永济神，荫庇后代，并在南旺修建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建筑群纪念他。

白英的精神感召了一代代人，引无数人虔诚拜谒。在分水龙王庙，我见几位白发老人，双手合十，闭目默祷，神情肃穆。

无独有偶，我家乡的大运河台儿庄段，也有着加河三公治水佳话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台儿庄河段被称为加河，开河过程中，舒应龙一马当先，刘东星前赴后继，以身殉职，至李化龙圆满收官，被后人尊为“加河三公”。

汨汨流淌了两千五百年的大运河，正是历代劳动者与治水名人改造自然、福泽苍生的人文情怀。白英更以一介布衣之身，创造了治理运河的奇迹。

临行前，我们在传说是白英手植的两棵巨大的楸树前驻足、仰望。常言说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这也隐喻了白英治理运河，留下绵延后世的福荫吧。

我们在生活的单调与琐碎里，已不那么不关心“我”之外的，时间久了，渐渐忽略了我与这个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此刻，思接千古，与白英这位治水天才有了思想的交集，再次感觉世界的沧桑与富足，以至每一个今天的来之不易。

（绪飞，枣庄人，1978年出生，山东省第三十届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，发表作品10余万字）

有槐树的土地即为家，有古槐者，要么是寂寥怅然后淳朴的大村驿站，要么是通都巨邑。千年山阳古槐所在者——运河之都济宁，至2023年，我的家人已有四代居住此地。

山阳古槐不远处，一座崇觉寺铁塔，一座铸造于宋代的避雷针，为古槐掣住了多少次闪电惊雷。与济宁的初见，惊于年历上的铁搭。本村一位大哥——往上约六辈我和他有共同的老祖，他在济宁工作，连续七八年给送一张年历，长方形小中堂大小的纸印上一年十二月。

我上初中，老何姐回娘家，说：“三兄弟，你说邪门不？咱奶奶对我说，长古槐树的地份儿有灵气，你在济宁好好过，小一辈都奔你去依靠着你，过着过着成一大家子人。哪里黄土不埋人，学学槐树扎根，只要在一个地方挂拉住，吃上饭饿不死就不回老家。”奶奶坐津浦铁路上的火车常去二爷因贩卖破烂而“挂拉住”的徐州。

大哥与古槐无缘。俺大精心筹划的是：先学好巧木匠，再送他去济宁学画。大哥小学时木木呆呆，八九岁才说成话，初一才显现出优秀之处——画画、写字、刻章。某天，苏城镇中张焰喧老师拿着油印试卷兴冲冲地对俺大说：“你老时家要出画家了。你看培养燕画的小猫小狗，还挺有模有样。”

退学。一门腔学书画。父亲是数学老师，到他侄女俺济宁老何姐家抱来《芥子园画谱》。大哥走村串户画影门墙、画中堂，写对联更不用说：一口白瓷蓝筋的大碗，倒扣着出来一个个圆框框里，写曲里拐弯的黑字；正月刻灶老爷、天皮子，年画印了赶集，洋红洋绿，大红大绿，金色黑筋。一年后，难为师。俺大做出决定，送他学木匠，大说：你奶奶家世代代巧木匠，你大哥还有学不好的？把你大哥有天分，用功不到，有大福运，不能把你窝憋在家里。

路已铺好，直追齐白石。学好木匠，俺大认为木匠眼力劲精到。大哥要当名画家，所以要学木匠。三年初成，他倒是拜了一伙仁兄弟，一路咋咋呼呼去验兵：一验兵验上了，所以要离家，俺大哄骗俺娘：“行了，你不知道我最疼大孩；验上兵不报到，要进监狱，军队上的法庭来逮咱的大孩，麻绳一绑，蹲监狱吃八大两。随他吧，老的尽心尽力了，他一辈子没抱怨头。”俺大的初衷木匠学成送他到济宁，通过老何姐联系好当地一位金姓著名国画家。

1997年高中毕业，我原本报考济宁一家职业中专。俺大的好多学生在济宁，他的意思是还少得了你的工作，反正不日攥墒量沟撇撒下腰地种地，媳妇也不愁，动员你老何大姐，咱条件差，没钱买房，那就当个上门女婿——都齐了。

后来，我应聘古城台儿庄工作。这里也是一座运河名城，因为从事运河文化整理研究，常去济宁调研。不住客栈，住在亲大姐家里。外甥高中尚未毕业，姐夫擅自做主，要求外甥退学，说：工作不好找，趁我在运河边的一座煤矿，还给老工人一个名额，你早早上班，三年后大学毕业还不见得好工作。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：“就你管，看得远，算得准，叫俺儿下煤井挖炭去，就一个男孩，你也放心。”

今年4月，我专一看望大姐。外甥买了轿车，缴预付款定下了好地段楼房，一平方九千多元。“大姐，你当时还哭，骂俺姐夫，只要小孩好好干，不走偏门斜道，不会孬的，古槐都不同意。”

大姐家在古槐南，步行十分钟早起散步锻炼就到，年节烧几把香。“你可说到大实话了哎，咱老辈辈良善，无虎狼之心，古槐树心里有呢？我每次去，都看见她老人家笑眯眯的，越看越像咱奶奶的模样。”

奶奶自然不及神槐万一，她是我们家的守护神。解放前俺家开着馍馍坊，一笼笼雪白的馒头；墙根一排溜腌上咸菜的粗砂大缸，饥荒见年，施舍给要饭的。奶奶会扎针，看头疼脑热小病不收钱，看吓子，会接生，三两个庄上都喊“大馍馍奶奶”。

老何姐的侄子，武警部队退役后考上了济宁一家事业单位；她的两位侄孙，大学毕业在济宁城区就业创业，侄孙也有了子女儿。以老何姐为在济宁的第一辈，于今四辈子。老何姐，比俺大出生年月早，老何姐的侄子比我大——她们恭敬地叫小叔，两辈人如斯。

为第四代“荣”字辈送粥米办娃娃娃宴，这辈人称我老老爷。济宁小一辈纷纷发来电子地图，请我轮着多过几天。十二家，他们生息之处均拱伏无违地簇拥在山阳古槐周遭，在古槐的如水绿荫下，被赋予北方硬木槐树“宁折不弯”的坚韧品性。

侄子说史志载“水漫全城，此处独安”，古槐树庇佑着济宁千余年。愿济宁的家人们世代均安，居住在南阳湖畔的济宁者，福寿康宁。

（时培京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台儿庄区诗词联赋协会主席，山东省“大众讲坛”运河文化主讲嘉宾。曾参与台儿庄古城文化重建、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（月河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）

■本版摄影 石礼海

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副教授、优秀教师，北京“中艺网校”“中艺环球”金牌讲师，泰山文艺奖获得者，“懒汉调图”创始人，《Adobe Camera Raw 酷炫修图》畅销书作者。